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十二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辛巳建文三年　僭稱洪武三十四年

正月享太廟告東昌之捷。○靖難兵還北平、

燕王恥東昌之敗、道衍曰、前聞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前進、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

按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洪武中起家布衣、授試河南參政、遷工部尚書、罷、語質誠、太祖呼為嚴老、貴而不名、出使龍州、修桂林靈渠、諳兩廣鹽法、督監軍安南、賜玉帶一、金戒指二、不欲犯夷情也、以獻　上、同事御史誣論之、太祖黜御史而賜震直田宅、世復其家、北兵起督餉、齎嘗問兵敗狀、執後復為工部、使安南、齎敕防建文、上遇于雲南道中、相對而泣、上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于驛亭中。

看然就之則坐

召復齊泰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

二月燕王自撰文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涕零如雨自撤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見王憤恚謂朱能曰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

張玉河南祥符人初爲元樞密知院洪武初歸附東昌之戰燕王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數匝王已衝擊而出王不知玉所在突入陣大戰殺數十百人玉亦被創而殁王哭之慟鄒流涕諸將皆待罪及東昌事王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引咎但艱難之際失一良輔吾至今寢不安寐食不下嚥涕不已後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贈侍臣曰榮王才兼智勇諡靖難功當爲第一崇其爵秩追封榮國公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　燕王謂朱能曰賊勢賜張淵來見過莫如乘其未出先進師擊之不可坐受其

精雖兵自此不誤退矣

制乃戒勵將士遂出師至保定與諸將議所向衆言定州
民新集攻之可拔王曰野戰則易以成功攻城則難予收
故况彼軍相爲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勝
負未可知也今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
出迎戰先來者擊敗之餘自膽落諸將曰二百里豈遠哉
彼合勢齊進我腹背受敵矣王曰兩陣相對勝敗在呼吸
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憚試觀
吾破之○歷城侯駐兵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
○以左補闕胡閏爲大理少卿
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敦行。太祖征友諒至鄱陽見
吳芮祠壁題竹詩詢人無孫侯寫此蒼龍骨九天鳳

來求處作靈物，問得聞，立召見，果露生也。置錢前矣之
官皆府經歷，纔事。上以血詔[illegible]名遷[illegible]補闕進令嚴
數預青黃軍國議，革命日不臨死之子[illegible]道論死肩虜
長渡女都奴[illegible]教坊[illegible]沔[illegible]二十一年[illegible]歸無恙。郭
入謎遣之錢，數曰：此忠臣女也。[illegible]陳足年五十六
來[illegible][illegible]于郭人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祀問。

三月，盛庸及靖難兵大戰夾河，斬其將譚淵。再戰，風沙大起，庸敗走德州。都指揮莊得、楚智、皂旗張等力戰死之。

時庸兵營于夾河，燕兵來掠其陣，陣前火車、火銃、強弩
然[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力[illegible]出千騎逆之，燕[illegible][illegible]驛
同[illegible]不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騎兵揭中軍[illegible]指揮諸
軍在[illegible][illegible]力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董[illegible]保等燕小部，文皇
更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張武等從[illegible]火器不
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illegible][illegible]小[illegible]都指揮莊
得[illegible]楚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皂旗[illegible]力[illegible]千斤，舞戰
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行，非車畢
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皇以十餘騎逼庸
營野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發

一矢，反 上有兵無傷，余負殺叔父之名也。 文皇既還營，復嚴陣約戰，燕兵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互勝負，少息，復起相持，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發矢不辨咫尺，燕兵大呼，乘風縱擊，庸軍大敗，蹂踐死者無算， 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力走得脫，遂還保德州，當是時，庸將士東昌之捷，謂必破燕，攜金紐飾與讌衣被，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為燕兵所獲矣。

真定諸將平安等率師駐單家橋，甲申，與靖難兵大戰，禽其將薛祿，已逸去，復戰，陳暉不相援，安敗績。

閏三月，吳傑、平安帥師及靖難戰于藁城，敗績。

初安與吳傑約合兵盛庸，協戰北出，真定聞庸敗，乃還。燕王謂諸將曰，吳傑嬰城固守，則為上策，若軍出即還避我不戰，是為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乃設奇以誘之，是日，散軍四出，聲言取糧，又令技射荷糧，跑嬰見佯作避兵，奔入真定城中，報云燕軍各散取糧，營中無備，傑等出師掩之，遂出軍渡沱河， 王聞之大喜，夜渡兵

渡河諸將以時日不利言王曰戰豈擇時恭謀大謀遂遣
騎兵渡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與前軍連于藁城
滕等則方陣西南王曰方陣四面受敵力以軍康其
三面悉精銳攻其東北復自以勇騎衝陣潰出陣
後滕安發火器大弩射王矢集旗上如蝟毛竟不
退 王時安于陣間精騎撓高殺大登堤見內軍勝大喜
麾軍力戰無不一當十 王望見安陳率精騎直趨擾
攻安安不自持急下接騎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木滕軍
亂追奔抵真定城下俘斬六萬餘人都指揮鄒戰陳勝
俱被執安滕入保真定南兵降于燕者悉得釋南還自
是南兵愈解體矣 王遣人送所建旗
回北平諭世子善藏之使後世毋忘
按白溝夾河定城凡三大戰皆得風助先敗後勝嗚呼
漢高以大風而脫圍睢水我成祖以大風屢勝成
功彼欲以力爭天
下者亦獨何哉
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遂次于大名○復諭齊泰黃子
澄諭燕罷兵○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請師

復退之心
以虛失
其疑兵
實夫推
之

卿薛嵒報之、

書猶曰燕王某謹奏為息兵養民事、太子歷誣臣大惡、激上深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以加臣、臣遜忠想號天、高不聽、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誠恐父子俱被無辜之殺、而令　陛下受臣殺親王之名議、故以兵自全、誠非得已、大軍之至、每有摧衂、臣亦不敢用為喜、恒用傷悼、念此元元蒼赤、皆　皇考所息養者、而忻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戮血成川、暴骸蔽野、嗚呼冤哉、彼實何罪、此間太子歷皆已蒙遣還、臣一家不啻更生之慶、然臣猶未能盡釋于心者、將士皆日見追殺我耳、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聚境侵迫、有加無已、是奸臣之身雖出、而奸臣之計實行、臣恐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深、豚魚可孚、而况人乎、書至、　上召孝孺視書、問所宜、對曰、今諸軍大集、而燕兵久頓大名、暑雨為沴、不戰自疲、若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搗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因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彼心懈、而我謀定而勢合、　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嵒持報燕

芸之
壹秀善
厥心、

別爲榜諭數十言，刻印萬紙，授帛令散燕軍中。帛至燕軍，王問來意，帛曰，朝廷言殿下旦暮釋甲，朝廷旋師。王怒曰，是紿我也。帛惶恐不能對，將士譁欲殺帛，帛戰慄伏地。王令護帛南還。

陳建曰，方黃此策，聽其言則美，論于用則疎。夫以文皇料敵如神，明見萬里，豈爲區區淺術所惑。自恃其備而使敵人得乘其敝耶。且方黃惟務集兵，不知選將，以此舉措，尤未爲得，何也。天下無不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將非其人，雖衆不足恃也。耿炳文眞定之敗，以三十萬，李景隆北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六十萬，兵莫衆于此矣。然皆以將非其人，一敗塗地，衆果足恃乎。方黃不知鑒此，乃以爲報殺之貪，殆未之思矣。

四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擾燕餉道，不克。

五月，燕遣武勝上書，下勝獄。

書言比荷聖明，允臣所奏，謂以罷兵息民，而帛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發兵，絕臣糧餉，又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鬭，而傑等必欲求釁，恐不見捨，與比所下詔旨殊背，驗誠有以中臣將士之疑，

臣父子之欣幸也。前日詔旨知此，今日奸臣矯制知彼。臣自救之計，蔑一日而忽哉。殊陛下責有僚臣之心，奮為奸臣所沮，輒復此想，無任戰兢俟命。上覽書歎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為叔父，何必用兵為也。召齊泰諭意，對曰：陛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方振，討捷書當不遠耳，幸無惑其言。上然之，遂下武勝獄。

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肅政按察使。

按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歷官侍郎。建文二年，開封人罪，從末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湖岳郡王基學日荀愧武穆，非人也。聞變，大慟。有詔召良，良集眾司，議印奏私第，方踟躕，妻問之。良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妻曰：我何難，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饋良食，飽其子，欲歸置池旁，自投池死。良驗妻畢，即列薪于戶，付遺孀家人，令妻抱幼子往匿某舍。事家或曰，託之沃貞，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文皇曰：死本良分。朝廷印鑄致不得從其家于邊。台人陳鏜私識良事，輯為流涕。正德中，察使梁材、學使劉瑞祠祀之。

是見任事無人

粃而堅

六月靖難兵掠濟寧及沛都督袁宇率師邀擊敗績

辛酉燕遣別將李遠等南掠饋道壬申至濟寧以輕騎
散縱燒掠至沛從甚前後艤舟其頭廩粟無數漕卒盡
散去京師大震軍糧仰給徐沛至是告警有支吾之詰
矣壬午都督袁宇率步騎三萬邀擊李遠中伏敗走

殺觀海衛指揮使張壽飲中言國事危急坐妖言論死

七月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卻之北兵日擾城下樵
採清出兵追之輒引去于是城中乏薪毀屋以炊　王遣
人招清清對使言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
至今爲朝廷守封疆其敢棄命失職　王悅清言緩其攻

○平安率兵攻北平靖難兵還次定州平安邀擊燕將劉
江于平村敗績

安營平村龍坡五十里，捷共耕牧，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靖難師告急。燕王召都指揮劉江問策，江請，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行，江曰：殿下如何而虜顧得徒圍走不定，爲敵笑耳。張盃曰：臣策成矣。王喜，呼酒送其行。江約曰：臣至北平，以砲擊爲號，二次砲響則決圍，三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砲，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砲，候三次砲響之後，爲殿者放砲不絶，則遠近皆聞，大軍雖至，安軍必駭散。已而果如其策，安敗走，還眞定。

遣錦衣衛千戶張安貽燕世子書，

高煦及三郡王不睦，下世子，內臣黃儼附之。孝孺言于上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間也，世子見疑，王必北歸，王北而我餉道通，事乃可圖。上然之，孝孺作書，許王世子燕地。世子得書不啓封，俾安俱致王所。三郡王儼馳使告世子且反，王疑之，問高煦，煦曰：世子固善太孫。未竟，書至，啓視，遂曰：嗟乎，幾殺吾子。

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荊關，掠保定下邑，駐易州水[illegible]

寨約期進攻北平、燕王聞之即日還兵援保定○[illegible]

道田人五畝、

八月丁巳燕王渡滹沱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丙子眞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餉饋援房昭○丁丑燕兵圍水西寨遣別將朱榮圍定州

九月甲辰燕兵攻定州、○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眞定、

十月平安等遣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昭水西寨燕王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齊眉山下、王潛兵出英陣後合戰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俱被執房昭

章諒脫走遂失水西寨靖難兵還北平○徙慶王于寧夏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平不克出兵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命兵部右侍郎徐垕招集兩浙義勇○平安敗靖難兵于楊村○韃靼通燕寇鐵嶺○皇少子文圭生

靖難後燬宮虔庶人由中都廣安宮入禁東二歲其後英宗復辟之年詔庶人無罪久繫禁欲寛之李文達公賢從旁贊曰此堯舜心也叩首請行○英宗遂請于太后出之鳳陽使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撥閹者二十人婢妾十餘輩給使令遣奄牛玉入禁諭庶人庶人叉伏地頓首且喜且悲泣曰已五十餘矣不識牛馬當出禁時有以他處爲言者英宗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詔從陛承祖宗大統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況宗室親也哉獨北遺孤特從寬典詔下人人感歎盛德云

十二月丙寅，燕師復出北平（）。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

按梅殷，汝南侯思祖從子，尚 高后長女寧國公主。有謀，能騎射，天性恭忠，最為 太祖愛幸。文帝命輔 上以誓，勿一遺詔一付之。既守淮安，悉心防禦。燕王來假道，殷拒之曰：皇考有遺詔。 王怒，遣更責言，朝廷信奸，我欲除之耳。殷割使人耳鼻，口授答詞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不可忘。 王不得道，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革命日，殷聞變，大驚慟欲死。王迫公主嚙指血為書，以招殷。殷歎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恐從之見 文皇。皇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文皇銜之。二年冬，陳瑛言殷有私謀，又沮說幾得罪。明年冬，殷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僞又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狀不平，發其實。 文皇怒罪兩人，兩人曰：上命也。至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兩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公。公主疑出 上意，率衣大哭。問駙馬安在？ 上笑解之，以二子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

以武選司郎中古朴為布侍郎

詔吏部試翰林史官楊士奇等，以次錄用，仍留士奇于翰林。○改程本立為江西肅政按察副使（肅政，建文所易）。○燕兵日南。

革除遺事云：靖難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中朝有寄約內應者，謂須直搗京師，天下可定。文皇深然之。既正位，不次拔擢。

進遼府紀善程通長史。○擢齊泰為禮科都給事。

按通字彥亨，績溪人，初為太學生。洪武中，舉應天鄉試。時遼諸王行邊，以其建議策通對，拜遼府紀善。既進職，隨王出關，備有倚毗，紀稱其忠。王通數啟之，軍命日編入賀，留用錄太僕。通留守，協禦北兵，數千言指斥不避。稱四聞言之，遂械通至京論死，家人戍邊，籍錄其家，得田數十畝，書數百卷。齊泰，字秋安，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以入太學，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文皇及江，泰與妻訣曰：事不濟，此我自分死敵。

國學居近 字非何竟 悠悠千人 憑之務

一公自許 孫不以武 之罪千古 不容也

彰德劫掠歸，否則但渡北，無辱
已被報，以非好得釋，任按狀死。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以徐真、馬溥爲左右府都督，充參將，率偏師北進。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倉官黜陟之刑。

壬午建文四年。僭爲洪武三十五年，是年六月己巳，文皇即位。

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都督平安復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兵敗于衡水。靖難兵攻破東阿，及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鄭華，[illegible]人，[illegible]吏目。兵起，顧謂妻蕭[illegible]
日：吾必死義，[illegible]老，汝小[illegible]對曰：君若有命，[illegible]因
民[illegible]文人[illegible]錫[illegible]城時，諸長吏悉棄城
走，華獨[illegible]上書請援山東，又不至。

諸君死且不朽

哭哉

雖不面拜之

乃不食五日死。

○靖難兵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攻沛，指揮王顯叛降，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死之。

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顏真卿之後。洪武末，知沛。北兵所過皆歸附，瑋集民兵皆縣以死自誓。既而北兵駐沙河，轉攻沛。伯瑋令弟珏、次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子弗克盡矣。北兵入城，縣丞降，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尸，亦自刎。胡先悉葬之南關外。珏走告兄之友安豐，爲傳其事。唐子清得民愛，黃謙果敢能戰。下兵入，被執，與家溺而死。正統中，御史彭勗爲瑋起墳，并立祠。又有獻縣令向朴者，慈谿人，得慈湖之學，篤行能養。洪武中，應訪材知獻。獻經兵燹後，朴闢荊榛，教農桑，流移復歸，民安其治。獻當兵衝，朴以忠義鼓其士民，方不足恃耶，縊以死。民哀而葬之。嘉靖間祀朴鄉賢。

二月，內師集濟寧，偏卒潰于鄒縣。靖難兵攻徐州。○夏

[illegible]予尚書以下勳階、

三月甲申、燕兵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率精兵四萬爲先鋒追躡之、壬辰燕王至渦河、安進至淝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安等駐宿州、燕將乃斷徐州餉道。○燕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恕字本忠、仙居人、善詩書畫、性廉介、蕭然斗室、日與學徒講論、風高一時、寧波知府禮聘爲昌國訓導、陞蕭縣民愛敬之、燕破蕭之後、籍其家、二女當配、自求死焉、

四月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敗之、時安軍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燕騎兵、一戰斬陳文、再戰斬王眞、燕王嘗曰、眞勇如王眞、何功不成、　燕王見失兩將、兵兩

鄧力自督戰安操長鎗追及之忽馬蹶不前燕番將王騏
躍馬入陣援去

先是王眞夜夢與安戰將敗一男子豐偉美髯來自馬提大刀自西來叱救駕欲安馬應聲而倒王得脫問其姓名曰莘城隍神也至是一一符夢

魏國公徐輝祖會何福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敗之時
平安軍小河南燕兵據小河北魏國公來援何福亦引兵
會安軍聲大振燕軍震恐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內
軍再勝薄暮輝祖斬其將蔚州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號
勇敢斌死燕軍益懼會大霧各斂兵還營燕諸將欲還不
敢頗言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覲釁而動朱能鄭亨力言渡

河非計。且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奈何一挫生心。王然之。下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 王大怒曰。任汝所之。于是諸將不敢復言還。當是時。 王已不解甲數日矣。會京師傳言靖難兵北歸。 上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京。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

陳建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亦可以觀矣。謀臣自古繫安危。齊黃方鍊諸臣。徒爾盡忠。而知兵非朱能匹也。何怪而不敗哉。

何福諸將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敗績。指揮使宋瑄力戰死之。福走。都督平安陳暉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等。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

鄰是又定

貢等百五十餘人皆被執性善死之時平安營于靈璧令燕王遣萬人遮餉道燕高煦伏兵林間安率馬步六萬護餉突至殺死燕兵千餘　燕王麾步軍橫擊斷爲二遂亂何福出壁來援與安合擊殺燕兵數千郤之高煦伏起燕王還兵來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旦三砲突圍出師就糧于淮河戊辰燕軍三震砲攻營福軍誤謂已砲競趨門衆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隋濠塹俱滿營遂破安及諸將及監軍等悉被執福單騎脫走　王縱性善等南還性善朝服躍入河死自是南兵益衰識者知金陵不守矣

宋晸鄆國公晟長子建文初為右衛指揮靈璧之戰先登斬首數級諸營敗覆格鬬力屈死晟卒時已改封西寧侯兵部上晸子係長孫宜嗣 文皇惡晸侯晸弟琥

陳性善山陰人洪武中進士 太祖嘉君子人以行人入翰林檢討初劉基卒 太祖索秘書基子璉出觀象玩占獻上性善等侍 太祖翻錄處嚴下手顫不成字性善爾安雅書法楷從之 賜爾久之陞禮部侍郎

上初即位特召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盡所欲言多從之然輒為奉行者沮格性善時時質上前 上引過賜綵百匹既死義 文皇追戮其尸徙其家于邊尋赦還彭與民萬安人以貢授兵科給事中累至今官非征時撫與民有風裁知兵略命督察諸將師被執遣歸與民悲憤裂冠裳弃去表忠錄稱後逮死王賓逮死劉伯完稍占候又稍剛回曆法故置軍中被執待釋去

莫知所終

吐蕃宼陷保寧所

九月遼東兵潰于直沽非兵南來 上用齊黃謀調遼東

兵十萬至濟與鐵鉉合力以絕北兵後總兵楊文帥之至直沽遇燕將宋貴等截殺遂潰竟無一人至濟南者○靖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叛降○靖難兵渡淮大將軍盛績遂克盱眙縣

時庸率馬步騎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營淮北丘福朱能等以小舟從淮上流出庸後庸軍驚走盡棄其戰艦軍資北兵遂渡淮駐南岸遂攻下盱眙縣

守淮河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諸將分屯鳳陽淮安靖難趨鳳陽知淮安府徐安遂阻之不克靖難兵至天長遂至揚州守將崇剛御史王彬死之時燕兵既渡淮 王會諸將圖所向或謂先鳳陽徑趨滁和渡江或謂先淮安自

高郵以達揚眞卽渡江可無後顧虞、王曰不然鳳陽樓櫓堅完所守旣固非攻不下恐震驚 皇陵淮安高城深池聚餽兵衆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屈威挫銳援兵一集非我之利不若直趨揚州儀眞當是時徐安守鳳陽毀橋斂舟以斷來路梅殷守淮安不肯假道又都督孫岳備禦甚嚴也、

徐安、鄞人洪武中舉人材官知濟南府調鳳陽帶罪兵自儀眞遣京師奇兵間道從靈璧出鳳陽渡河安淮却之、折浮橋燬舟楫扼守非兵猛獲進舟以濟後安歸爪迎、年舉遺逸復任數載省成呈奏安庶細民奉庄用、文皇怒曰爾昔尚爲囚況若曹乎逮安繫戍雲南○王彬究之東平人洪武中進士爲監察御史奉命巡江淮治揚州非兵至崇剛練兵脩濠晝夜不解彬一何任之會指揮王禮有二心欲降燕彬與剛覺之洗禮及其黨

大程云萬丁莫留

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甲不解，常隨以千斤力士。燕將飛書城上，有縛王御史來降者，官三品。蹟弟宗及賂千斤力士，毋誘力士出。適彬解甲浴盤中，爲千戶徐政所縛，舁至城上，投燕兵中，不屈死。政遂出禮等，將江都知縣張本欲守節不附，其母曰：天命也，可違乎。遂與致以城降。本故不善剛，剛亦不屈死。剛，揚州推官新也。正德中，祀彬名宦本州。

靖難兵至儀真。○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無不慟哭者。○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中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詔，奮不顧家，然已無及矣。○復召齊太、黃子澄。○蘇州知

見詔書條

天錫丁然

明主不可
欺償求

府姚善　寧波樂府王璡　寧率府陳勤玉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有志行，學識超邁，英晃偉衆好
嘉士。洪武中，薦舉歷官，所至有能聲，以知蘇州，因濂
正張亮合宜，蘇以大治。尤好造請教賢士治理，訪至
韓奕、俞貞木、錢芹，皆高隱士，不折節下馬，書智必自
籌結四郡，訓練民兵，同効力。已奉詔，督集松、嘉、常、鎮之
兵，未及戰，會變。　文皇宗于澄甚急，于澄遜善所，約共
航海。善謝曰：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
當與城存亡。于澄遂去。善為麾下許千戶縛獻。　文皇
曰：若一郡守，敢舉兵抗我！善屬怒不避死之，時年四十
三。子節論戍，賀幼子繼兒，配蘇州保兒，胥匹局。正德中
湖廣巡撫秦金祀善郡賢，蘇州有姚、黃二公祠，祠善子
澄也。或議當去于澄，配富盛錢，錢亦有見。○王璡，字器
之，日照人，通經史，尤長春秋。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
府，潔廉峻杜私謁，革吏胥弊，絕豪武人，故常取恨衙
史卒。璡一日見魚肉兼饌，怒庖後，微而爾陸之，號稚菜
太守。燕兵過淮上，璡多方料理，造大船，欲取海道趨應
州，截北兵。衛卒縛璡至京。　文皇問造船何為，璡
不小遂對以實，擇還鄉，悲終孫謝。輝知府孫簡，合肥

人中洪武中制科壬午抗節不屈謫戍山海衛薦起上饒丞不就

遣慶成郡王如靖難兵議和時北兵已入儀真孝孺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兵幸至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命慶成郡王往請割地分南北　燕王笑曰直紿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理問徐讓縣丞衛徒使蕃還以為衛鎮撫軍前差遣

徐讓官山西布政司才氣磊落有口辯蔭衛官事兼讀儒書達吏事濟南知遇大兇王請熟思之不聽則

刑部尚書侯太轉餉淮安華命日談死○徽州知府陳彥回糾衆勤王詳前○樂平知縣張彥方糾衆勤王死之○前永

操世大權
没本不立

長史周縉糾衆勤王

張彥方，龍泉人。建文元年，以給事中乞便養，歸知縣勤王兵至江上，爲燕游兵執至本縣，梟首揭樓累月，顏色如生，面無蠅集。父老竊葬縣治清白堂之後。○周縉，字伯紳，武昌人，廉謹而能，糾義旅勤王。戍某某具爾發匿民，聞後械至京，謫興州，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命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庸，叛降燕。兵部侍郎陳植死之。

文皇浦口之敗，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遂起，按甲仗鉞，撫煦背曰：「勉之，太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戰。文皇率精騎直衝將陣，內軍小卻。上方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往援庸，瑄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麾下謀迎降，全都督首欲叛，植以大義責之，遂爲所殺。余率衆降燕，且邀賞。文皇立誅之，具棺斂植，遣官護葬于白石山。

燕得陳瑄降，遂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王奮力先登，大戰，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叛降燕。○庚申，靖難兵至龍潭，遣李景隆茹瑺王佐如靖難兵議和，分遣諸王守城門，

景隆往，伏地稱臣，述天命推諶，燕得還甚恐，上復令同諸王往，文皇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悉言狀，上會羣臣慟哭，或勸幸浙，或勸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illegible]

魏國公輝祖開國公昇分道出師禦戰，昇後安置死，因除，○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趨援兵，為燕騎所獲。○乙丑，靖難兵抵于金川上書 皇太后。○李景隆及谷王橞開門迎靖難師入，城門卒譟慟哭去之，京師大譁，

此二人者身無一命之責而力講大義于天下於殺公侯其謂之何

文皇率兵直薄金川時谷王與景隆守金川谷王登城望見輒開城門文皇遂入京與谷王周王等遂[illegible]謁進初有道士歌于塗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illegible]龔詡字大章崑山人年十七爲金川門卒夙有志於宣德中詡以好學成名郡里走擢周忱兩薦爲本邑學官辭曰詡即仕無害[illegible]義[illegible]山往時城門一鬨耶既卒門人私謚安節先生文有集山衛卒偕歸應鄜人弱冠好義壬午挈其妻逃去已而[illegible]贖在錄謫曲靖衛舟行次忽仰天哭曰我雖一介賤卒義不爲逆竟不食死婦范營葬其姑守節以死里人祀之

是矣

帝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薄金川時左都督增壽謀迎降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會暇朝冕及大理寺丞鄒瑾當陛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 上大恨手刃之欲并誅景隆

是得以消
洪先輕

不果、

晃永豐人、勁直有才、促廷臣講降者、刑日諸臣多迎附晃曰、卽改節必不為、時刑徒自汚平、遂自殺、已而法官帝言、追罪夷錄其族、時同邑鄒朴以御史歸省、聞晃死、憤不能食、竟卒、稱永豐雙烈云、

大內火、帝以崩聞皇后馬氏暴崩時六月十三月也城中如沸、上倉遽不知所出、諸內臣諱言不如遜去、上弗聽、欲自殺、程濟告以剃髮出亡可免難、從之、

或曰、上方急時、一宦捧 太祖遺篋至、曰、彝受命要大難則發、發得楊應能度牒、及髡緇、程濟曰、數也、可奈何、立召王鉞、僧溥洽為 上剃髮、從水關出、宮中火烈莫得言 上崩而實遜去、濟從亡、 文皇卽位、後心嘗疑之、搜索不得、又疑匿溥洽所、三年、以他事錮洽凡十二年、得釋、命給事中胡濙徧訪張邋遢、時上所至、又遣太監鄭和等、造船募士、下西洋物色之、竟不得、胡濙建文遜去、先入蜀、未幾、入滇、嘗往來巢西貴州諸寺中、正

錢庚申出滇南語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
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坐自稱原姓名曰前胡濙事名
訪張邋遢實為我眾聞之悚然問所欲曰我願歸葬骨
鄉土耳以聞于朝乘傳至京師則老僧也寓大興隆寺
拜謁無虛日有以惑眾請者朝廷不忍令太監經侍當
時吳亮往審亮一見亮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曰我御
便殿食子鵝遺片肉于地汝戲餂之豈遂忘乎亮伏地
哭不能仰視既復命夜縊死別室于是迎入大內號為
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帝嘗賦詩曰牢落西
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
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下雨聲收新蒲細
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士庶至今傳誦之又有貴
州金竺長官司題壁詩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
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
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
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
來嶂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
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前
帝咏新月詩、太副默然
既而引帝免下、難亮驗云、

安王楹及文武群臣兵部尚書茹瑺等奉迎乘輿勸進

是日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蹇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劉儁古朴刑部侍郎劉季箎大理少卿薛嵓翰林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撰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濙吏部郎中陳洽兵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郎宋禮國子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後多至大位

或列諸名臣云

燕王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悉令解散復業○御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四十餘人遯行○○

按英曰時燕師駐金川門是夕御史給舍郎四十餘人縋城引去遯者以聞 文皇置不問已而軍衛繫之禁錮以獄俱死者輒歸附復其官兵部榜諭冊可見然馬皋雲歷亦已多矣遺事所載雪菴和尚補鍋匠及河西傭其此類與

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當靖時和尚方壯年截髮走西南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山水奇[illegible]和尚欲止之諸里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遂與之游往來白龍諸山見山有松柏蘿蘿水清幽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素有力亟爲之寺和尚率徒數人入居之所夕誦易乾卦山中人圖請佛經景賢知之不忍聞但不能安和尚和尚亦知景賢意啖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寺和尚好讀楚辭時時買一冊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衆莫之知景賢益憐敬之終不問和尚和尚好飲不戒日沽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不則拉樵牧豎入飲半酣呼豎見和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頎而秀美指爪白翦翦若筆成章不甚工然意氣漠發又能感觸人或日和尚爲建文時御史死之日其徒詞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姓名不答吾詩若干篇○雲門僧在會稽之雲門寺每送舟賦詩歸則焚之或知其遯流也終不得其姓名○河西傭無名姓文皇入京時傭被髮衣遽走其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常衣葛所年過河西傭莊浪豪魯家爲傭取直積買羊裘被之雖極寒必以薄衣裹之爲益破被覆不肯脫夏即

去新布故敝衣必覆其上人問不荅錢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飲醉作時輒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菲浪者識其欲與語僮走南山避經月官去乃還官亦不詰人居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焉曰我死勿殮我願幸西北風起即火我無埋我骨骨家從其言○補鍋匠無姓名往來夔慶間業補鍋補鍋所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有從學補鍋者教之不索謝但令其讀從或從學者至郡遠先學亦如是數年人呼為老補鍋匠錢亦棄不擇哭當食時與　食即不復索此稍其積遇風雨寒暑無不出買酒飯自醉飽常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遇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山麓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永訣不復相見後不知所終○東湖樵夫居臨海東海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新詔至聯漾湖上人競入縣庭聽詔或歸語樵新　天子登極樵愕然曰舊　帝安在曰自焚矣樵擔哭斷擔投湖死

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弃去二百九十有二人○翰林修

撰王艮、太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衛
府紀善與修實錄周是修死之。○燕王榜收左班官員曰
奸臣、黃子澄、齊泰、陳迪、練安、方孝孺、黃觀、鄒瑾、胡閏、郭任、盧迥、侯泰、暴昭、陳繼之、鄭賜、黃福、尹昌隆、張紞、毛泰、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宋徵、巨敬、凡二十五人、右前榜。王鈍、黃魁、葉福、泰、韓永、葛誠、王叔英、周是修、盧振、顏伯瑋、張昺、卓敬、鐵鉉、謝昇、龔泰、茅大芳、陳彥回、鄭恕、宋忠、姚善、胡子昭、周璿、葉惠仲、高不危、廖鏞、徐輝祖、凡二十六人、右續榜、仍以方孝孺爲首、二榜共五十
一人、出賞格收之、官民人等綁縛諸臣來者、首從爵有差
自是擒獲得官甚衆、乘機讐劫者紛紛、雖禁之弗止也、既
而鄭賜、王鈍、尹昌隆、自恕、復并釋張紞、紞卒死之、景隆指
黃福爲奸、福曰、臣誠死罪、但目爲奸、則非。亦宥之、餘俱狥

節亥矣〇太子澄赴召未至奔、太奔廣德、子澄奔蘇州、日徒死無益、不如他之以爲後圖。朱鷺曰、何後圖之有、仰天惟心。向闕立自決。其變矣哉彼執然後死、雖不屈晚矣。

燕王發喪治葬、命如禮、　燕王清宮三日詰問　上所在宮人指后尸應焉、　王遂出尸煨燼中、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用王景彰議禮葬之時、宮人遺戮略盡惟得罪建文者留耳、〇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衰杖哭闕下〇帝位虛凡三日、丙寅丁卯戊辰、

己巳　燕王謁　孝陵還、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榑爵土〇壬申葬　建文皇帝、〇命復洪武舊制、〇革除

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年、未改元也〇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革去廟號、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于懿文陵〇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熥為廣澤王、居漳州、第三子衡王允熞為懷恩王、居建昌、第四子徐王允熙為敷惠王、隨母呂氏居懿文陵、尋復允熥允熞為庶人、允熙改甌寧王、後三人皆不得其死〇追封都督徐增壽為陽武侯、謚忠愍、 上憫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追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國朝武臣鮮與儷焉〇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

時武臣無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 上親召問、不答、一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追取伏招、輝祖默然、惟書其父

附既功勞子孫免死。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姑許免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

召淮南總兵駙馬都尉梅殷還京。詳前注○齊泰被執至，族誅之，幼子甫六歲，給配。時詔抄奸臣九族外親之親，以大爲首，高墉等二十六戶皆就逮抄沒充軍，先發興州屯衛，次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一年發苴蕭衛，多道死者。○黃子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綁至京，族誅之，從子文富福遠等六十五人皆死，逮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皆發充軍。○族誅右副都練子寧。○下方孝孺獄，既而族誅先是姚廣孝囑文皇南下，必勿殺孝孺，孝孺必不降，活之以勸天下好學者。文皇頷之。既革命，驟來召，不赴，逼之，衰絰號慟。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奈成王不在何。曰：成王子固在。文皇曰：國賴長君。曰

何不立成王之後。作書繫獄。籍族黨。輒下獄。殺之。已殺草詔。召出孝孺自獄。衰絰見。哭聲徹殿陛。文皇降榻勞曰。我家事耳。先生無過勞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投筆于地。復大哭。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文皇震怒。遂磔諸市。罵不絕口。有絕命辭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烏乎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鄭。鄭先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五服之親。俱盡。魯及游黨鄭居貞原質等。門人鄭公智林嘉猷廖鏞等。蓋方黃之獄族夷十數。殺及萬人矣。孝孺知而直。事親孝。篤于師友。克勤敬滿戍。上書乞以身代。代未遂。葬葬州。自漢中走往祭墓告。蜀王愛其孤介。志慕古。欲見之行事。不得竟其蘊。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周禮考次。大易枝詞。武王戒書注。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宗儀九篇。及箴誡。洪熙初。詔從寬典。立祠祀焉。或曰。錄方氏時。得與史纂澤周旋。匿其幼子。以故方氏尚存。後謝文肅公詩。詠枝一葉。是君恩。謂此。○廖鏞。巢縣人。德慶侯永忠孫。官都督

上其曾師事孝孺令誅之孝孺曰汝讀書幾年尚不
識个是字既孝孺死寧甫于於其遺骸瘞聚寶山逆收
瘞死之○劉政字仲理兵淵人元年方孝孺試士命題
託孤寄命得政卷喜曰此鳥中鳳凰登書二百十四人
政第一孝孺死政聞哭不食死○大理寺丞劉璿王高
逵南昌人素明執法有聲並坐殺孝孺息則民劓鼻死
召御史高翔翔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
給諸高氏皆加稅焉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戍邊又發其
先墓雜犬羊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漪澤園○前御
史尹昌隆以爲非不按察司知事以其曾上書切諫至是霍家讒之且鬼其誠灕
太子○誅戶部侍郎郭任工部侍郎卓敬
建文初用齊黃之策議藩封之不靖者然後及燕郭任
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爲惡不發其本
臣愚以爲過也夫今日出師伐燕以備軍費果所爲者然
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止策也且兵貴

神速有持久寧靜構禁已就存至周耳、上聞而惡之
狀哉○何孫議封諸藩悉不及燕、惟燕奏、基王許
勇超先、且據要地、宜徙封南昌以袪禍萌、疏上不用至
是執咎、上謂道衍曰、向者奸臣皆謀害朕、惟燕欲徙
封內地、建文君聽其言、干戈息矣、道衍曰、不然南昌地
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囊底物耳、敵言甚用、豈有今日哉
遂戮
徽、
陳建曰、二子之言、皆忠謀良策、而建文一不能用、獨
非天耶。
族誅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書暴昭、并前注
陳建曰、靖難數年之爭戰、以及奸黨族親之誅、逮宇術
一大禍變也、雖由人事、實亦天運、劉誠意錄所謂殺運
猶未除者、
于此徵矣、
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大赦、惟名在奸臣榜者
不宥○罷學士董倫、以侍講王景爲翰林學士○擢前燕

府長史金忠為工部右侍郎○詔吏部及翰林院舉文學
行誼才識之士○召待詔解縉中書舍人黃淮立御榻左
備顧問。
縉淮俱敢言上素聞其名遂見信用淮入見上與
語大奇之凡視朝侍命二人侍左右時上以初登極
萬幾叢委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對至夜分或
便殿就寢賜坐榻前議論政事同列不得與聞
以都督李增枝節制荊襄瞿塘安陸兵備○命工部尚書
嚴震直等巡視河非諸省○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至京
以為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謫廣西上即位首召
用之瑛請追戮建文黃觀諸臣上不許○
八月歷城侯盛庸安戢山東都督劉貞守遼東征虜前將

軍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守雲南。○吏部尚書張紞暴卒。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是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恐紛紛為紞懼自縊。○以蹇義夏原吉為吏戶部尚書、宋禮禮部右侍郎、

原吉自福建召回、上欲大用、或沮之。上曰、原吉、癸未太祖臣也、彼忠于太祖、後忠于建文、義豈不忠于朕哉。適月遂擢戶部尚書。○張紞、蹇義代之時、盡代建文者、側復誹武、故義從容言于上曰、蹇虞憲揚豈無罔誤、反亂政、都自有經權、開舉數事。陳說本末、上喜義忠實、從其言、或遂諸具不忘建文。上不聽。

左僉都御史景清犯駕、磔殺之、詳註。○始開內閣于東閣門內、以侍讀解縉為侍講中書舍人黃淮為編修直文

淵閣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典機密雖學士王景不得與焉尋復以胡靖爲侍講楊榮爲修撰楊士奇爲編修金幼孜胡儼爲檢討七人並直文淵閣時機務孔殷每旦百官奏事退內閣大臣造扆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下數十刻始退七人江西五浙閩各一縉吉水靖廬陵士奇太和幼孜新淦儼南昌榮建安淮永嘉

○逮谷府長史劉璟至京下獄自經死上既登極璟臥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遂繫之臨行親戚餞之戒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盍順天心毋自蹈刑剹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殿下遂

下獄自經死、

按當時死事諸臣外無非藉口觀儆而劉仲璟乃籌之而不爲耶士固各有志也嗚呼承襲則富貴刻期拂逆則誅夷立至而一時之臣往往甘死如飴富貴若浼我國初人心風俗自高頑民後僅再見之矣、

九月四日大封靖難功臣○丘福淇國公歲祿二千五百石、朱能成國公歲祿二千二百石、張武陽城侯、鄭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並食歲祿一千五百石、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並食歲祿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千石、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唐雲新昌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輔玉子信安伯、譚忠淵子新寧伯、千石、

讀之惲謂
然君臣于
筆若以屎
史漆面者
之耶今之
以粗米為

以上並世襲房寬思恩伯食祿八百石世襲指揮使房勝富昌伯千石劉才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同知李景隆茹瑺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終本身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駙馬王寧永春侯不附權貴以權誣陷故封世襲餘將士論功高下陞賞有差

王世貞曰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大位因其年為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詔吏兵部差次從靖難功臣遂封淇國等二公城陽侯等十三侯興安等十一伯已又錄降附功增曹國公歲祿封永春一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進追傳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叙功進封新城侯至是靖難封始定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平二侯皆為公增豐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封清遠一

韓蘇以彭深文其淺陋為子書者不自如議

平心商論賦慨係之司勳者爲其以行對□之年上斷于盟而下不行哭

侯安遠建平二伯終文皇帝之世凡再大拜至廟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武清侯爲忠國公封太平一侯與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諸帝世僅一大封而其它破軍殺將戮亂傭工之特封者不與焉嗚呼靖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旅之師犇九之地出萬死者三載而遂定宗社于太山之固此其積誠巨然英主實在軍攻堅履危斷自神授又大戰不遑十餘所定算府不過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穎而下抑何徑庭也定興之樗安南固自僥亦何能超穎川之下濱蜀且久復失之今　高皇帝之盟自馬者黃河而誓其功臣銘有存者爲世而後所當僅如裁之盛莽苻之盜鹵級數十以至積封自伯而至侯者今朔以招摘蟬聯也以此況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孝宗而後孰敢始加爰守名爵不昔輕畀而不能無畀于首尾未暇一一蘖正之然至新建之取拔王不類天下蘖者不貴大倉大齋金錢轉之于殿寞寧遠之撫東虜積敘至萬餘其所遺敵國皆戮然其積貴與它敵疾恭而新神大夫前斷斷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盟也夫臨而不雪亭故余故表之以告夫司勳者。

部諭四夷君長○徙封谷王橞于長沙○黃福爲工部尚書○移東勝左衛于永平府東勝右衛于遵化縣

按此實錄所載洪武初以東勝與開平大寧爲邊至永樂初以大寧東勝曠野難守遂設諸衛所于內地至宣德中復棄開平興和之東西大地各三百餘里遂以延綏大同宣府偏頭關等爲邊矣

十月勅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命曹國公景隆爲監修都總裁官尚書茹瑺爲副監修侍講解縉爲副總裁○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僧道衍爲左善世○命解縉等纂閱建文時羣臣章疏時　上於宮中得奏章千餘通覽之多干犯者乃命縉等纂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

撲李貫進曰臣實無之 上曰爾獨以無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册妃徐氏爲 皇后○陞解縉侍讀學士胡靖黃淮胡儼並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並侍講○陞北平布政使郭資保定知府雒僉爲戶刑部尚書仍掌司府事以守城功也

十二月擢右通政李至剛爲禮部尚書○詔求隱逸以江

西儒士軒伯昂爲山東布政司左參議〇戒諭靖難功臣

皇明從信錄卷十二 終

皇明從信錄 卷十二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三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成祖文皇帝

癸未 永樂元年

正月、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復封周齊代岷王。○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新鈔三錠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吏典撥軍、並全支米、

品金俸民祿全薄矣又折如例則合查而豪恥極矣貪事者假之

按此官俸折鈔之始。累朝以來。又有折布折絹折銀折鹽引事表胡椒蘇木事例。日薄日削。至於以錢償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三分米。七分鈔。量九品[illegible]不皆然者矣。當初鈔法通行。猶可。後來鈔一貫。僅值二文耳。嗚呼。俸祿薄而欲吏之廉難矣。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賀。上曰。王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邪。勿賀。○命監察御史巡行天下。咨訪利弊興革之宜以聞。○命三法司會官覆審獄囚。以清寃濫。

二月。詔以北平爲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爲北京行部。以郭資雒僉並爲行部尚書。平安行都督僉事。所屬分置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改北平府爲順天府。

其北平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衙門俱葺。○詔諭韃靼鬼力赤可汗曰。元運既衰。我 皇考太祖皇帝。受命于天。撫有天下。朕 太祖嫡子。奉藩于燕。恭承天眷。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北地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揮朶兒忙忽等。賚織金文綺四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同為一家。使邊城峰堠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斯諭虜衆。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之意。○遣子高熙率兵備開平。○武安侯鄭亨率

三月朔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皇太子上俯答曰覽表具悉朕嗣承大寶思惟承圖負荷之艱夙夜祇栗朝在長子雖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遽承必欲以正元良須成其德業未允所請

按我 成祖汲汲先封功臣而後冊立太子遲遲歲月感人之道至矣抑以預許高煦儲貳之位而太子孝友而有難為言歟

虜寇遼東三萬衛都指揮沈永不能進禦又不奏聞 上以撒敵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衛所凡有草賊及虜寇聲息不以聞者鎮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永同○衛河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山下經衛輝城抵直沽入

海南距河陸路五十餘里軍士唐順請開衛河距黄河百步置倉厫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命廷臣詳議候民力稍甦行之

徙行都司于保定散布與營諸衛于京府之境以大寧畀兀良哈

按兀良哈地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元為大寧路國初剗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之地設北平行都司領兵營等二十餘衛所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于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為朶顏福餘大寧三衛以處降胡而以阿扎失里等為三衛指揮授同知為我藩籬 成祖靖難首封大寧兵及召兀良哈[illegible]酋率部落從行多有功至是乃以大寧地畫界三衛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為朶顏自黄泥窪逾瀋[illegible]鐵嶺至開原為福餘由錦義度遼河至白雲山為大[illegible]皆逐水草無恆居三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惟又最險自是[illegible]

東宮府肆披猖熟謀奪據我陵圍闕我門庭妥我官寮
戕殘吏民甚慘三光無光白骨盈積收葬之左肋
臆則上谷孤子後背促傷則扈龍單薄嗄其喉嚨
則遼海坐賊拊其腦背則陵寢聲選失計甚矣

定命婦朝　中宮之期洪武中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
朔望朝　中宮至是免之命遇節來朝○徙山西澤潞無
田之民耕于河南裕州○命修比干墓及祠
贖民鬻子　鄧州官牛疫死有司責民償至有鬻男者　上
聞大怒曰畜牛本以為民今反害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
官贖還之令治有司之罪
四月勅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圖治必審于用人或取
諸亡國或求于仇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

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溥石守信輩相與協心同力
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也。朕荷祚以來
思惟文武羣臣。皆 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繼悉無間。比聞
羣臣猶有懷疑不安于職者。此蓋不明天命。不明朕心。故
也。凡爾文武羣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illegible]
與仇怨之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見稱孔
子。朕每誦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機務之重。宥密之寄
盡皆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illegible]
之有哉。其各盡乃心。共乃職。據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
言不再。其深體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水[illegible]

吳民至今賴之有副有蘇州營江之西府縣二付對察針浮運表少京林重

嘉興蘇松諸郡頻歲水患屢勑有司督治迄無成績原吉至浙江按視咨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上從之於是發浙西軍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定等浦引太湖之水一自嘉定縣劉家港徑入于海一自常熟縣白茆港直注于江又浚松江府范家浜至南蹌浦口上達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跡水患乃息〇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姦惡論

宋歷季會金元遂交鈔皆近代計臣以惡劑弄擾國久遠之利況鈔貫易昏爛而又板以千文爲貫無等零不便細民貿易宜乎其不行也

袁容尚永安公主李讓尚永平公主

有能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洪武中鈔法初行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鈔一兩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銅錢貨物交易違者治罪鈔昏爛者許入行用庫換易重收工墨價值然鈔壯易于昏爛雖有倒換之令然收受艱難法雖嚴而竟不行如故○代王桂縱暴殺人取財賜書戒之岷王楩所爲不法擅拘諸司印信激變夷人詔悉降其王府官職事

按二王始以不道見廢于建文復國而猶不悛若此其視蜀獻王鴉鷙逈別

○○○○進封駙馬都尉袁容廣平侯李讓富陽侯子孫世襲二人皆有守城功封爵未及羣臣以爲請　上曰朕非忘也皆

諸將士封賞定然後論之耳至是始封○續封功臣李彬等爲侯伯　上慮封賞靖難功臣有未當者令淇國公丘福等議擬以聞於是封都督僉事李彬爲豐城侯故澤國公陳亨子陳懋爲寧陽伯金鄉侯王眞子王通爲武義伯王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陳志遂安伯俱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右副都御史黃信以洩漏獄事誅先是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乞免于　上上曰法司鞫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黃信與臣言　上命錦衣衛鞫之有實狀特命誅之○定軍民諸司相見之禮凡府官以公事至衛者行近道以

至今有田荒戶絕而里甲代賠之病何也

平禮相見遇路相見分別而行遇聖節正旦令各衛官悉於府治行禮其千戶所遇有文移須申本衛不許遷移文府縣亦不許凌辱有司官吏開讀詔書乃布政司職掌差人於府開讀則附近本府衛所官一同行禮其邊海衛所從布政司抄謄差人開讀而都司不得復差人下衛所開讀科斂軍士筵宴餽送命禮部行諸司遵守

五月號謚　皇考妣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勅府州縣覈除荒田租稅之數○諭天下諸司事干王府者遵祖訓啓知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一槩啓請若

王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承行者論以重罪。

六月曹國公李景隆及侍講學士解縉等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共一百八十三卷。

七月　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采諸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便考索常觀韵府等書采摘不廣爾等務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戸部尚書郁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運糧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

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

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

按是時會通河未開故有此海陸二道兼運一時權宜之制也

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

九月高唐州民王政言事稱旨特擢爲吏科給事中○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奏車里宣撫司土官刀暹荅侵威遠地擄其知州請發兵討之 上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戢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入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

太宗久著威業，勞于外靜吏事，前天背稱謂不假未有不以西下之列討者正當也

其不從，然後加兵。未幾，乃勑沐晟遣人諭之，乃遣答來謝懼，乃還所據知州及威遠之地，遣使入貢方物謝罪。○上御右順門，謂侍臣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嚴守備。旦則出與羣臣詳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削歷城侯盛庸爵，下獄死。上初命庸鎮守淮安，旋移山東。庸每不自安，至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遂削爵，下獄死。諸子皆被戮。

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自縊死炳文長子璿尚懿文長女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等劾奏炳文服器僭奢命籍其家炳文遂自縊諸子皆死

按建文諸將北向拒戰如耿鑑及平安何福景隆輩初雖已歸附一時獲賞而後來俱不得其死嗚呼諸人之死視鐵鉉輩之死僅遲數月間耳而辱若鐵鉉輩之從能自靖而無愧乎

日本入貢〇賜貴州鎮遠侯顧成銀幣〇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示夷狄全盛之力遂至彫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阜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敝生民近臣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愼固邊方此言甚合

治之則嚴置之則玩條詰使更詳具人人知自新之門矣

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獎之〇
投匿名文書〇兵科給事中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
馬文冊或額數前後不一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
稱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者殊無誠敬之心皆當治 上
曰臣之才力不齊而軍馬之數繁或短於計數或成於追
遽容有謬誤姑釋勿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更其詳具進
來

十一月 上欲知民隱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
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者于六科辦事令各言所治
郡縣事久未有言者 上謂給事中朱原直等曰朕夙夜

左右之蔽可思

處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汝曹未能盡知。故遷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隨汝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循默默。況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下江西左參政孫浩廣東副使鄧祐獄。舊制給由者係陳本處民情利病自行具奏。於鴻臚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浩等考滿至京不遵此制。故令法司拿問○命工部尚書黃福罷濟濬河民夫。初洪武中、免直隸應天等府夏秋二稅、但[illegible]其丁壯。每歲農隙。聽供力役。及是內河淤塞。發其丁壯[illegible]治

適時暄暖胥樂赴工將畢是日早風甚寒 上召禰等諭曰民供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且還家其各賜鈔二錠[illegible]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

閏十一月封黎倉為安南國王李芳遠朝鮮國王○山東男子獻陣圖 上斥去之

十二月解縉等奉勑修古今列女傳成 上親製文序之

○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賚之以建文避去故內大指緞故也○上謂蹇義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

列女傳

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必考滿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貪廉之實具奏○定新舊武職比試蔭襲例令

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孫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獲功者出幼比試與舊官同

選天下富戶實北京○許諸人得奏利民利國之事○勑吏部臣曰朕以眇躬纘承大統圖維求賢以資治理宵旰皇皇急于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之中各奏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剸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

任國家事而計慮久實有益人哉

上初用任故取才數多

懷才隱居田里、無問遠近、並以名聞。毋媢嫉蔽賢、毋狥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誠哉

甲申　永樂二年

正月、召世子及高煦還京。○復命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原吉自蘇松還、言雖由故道入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久計。于是命復行。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為考試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遣應天府官祭先農、命郡縣耆老陪祀者為令

三月、改封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熙為甌寧王、奉

懿文太子祀。○廷試，賜曾棨、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國子監，命侍讀學士王達撰記。○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副之，帥舟師海運，江西糧百萬石至直沽，以給北京，歲爲常。○日本人屢寇瀕海郡縣。是時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于是遣通政趙居任賜日本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日本餽送居任，不受而還，上喜，厚賜之。○禁瀕海居民毋得私製番船交通，引寇，命有司嚴防出入。

條一肆八
才之異

四月戊戌冊立世子御名高熾爲皇太子。郡王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陞解縉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胡廣爲左右庶子仍兼侍讀胡儼楊榮爲左右諭德仍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左右中允召北京刑部主事尹昌隆爲左中允修撰李廣爲右中允陞編修楊溥中書舍人姚友直俱爲司經局洗馬餘贊善司直司諫清紀校書正字等官俱擇人爲之初上議建儲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惟文臣金忠（胡靖[illegible]）以爲不可復召詰解縉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　聖孫

文華寶鑑

上又密問黃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
昌隆對與淮同。 上意遂決。○冊立長子妃張氏爲皇太
子妃。○擢左善世道衍爲太子少保。始復姓姚。賜名廣孝
上自是稱爲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畜髮娶妻。居止多在
僧寺。常賜二宮人。亦不近。 上乃召還之。○文華寶鑑成
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爲書
以授 皇太子。至是書成。 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
人之要。具于此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
乎知要。知要便是爲治。汝其勉之。 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顧侍臣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

爲書名曰儲君昭鑒錄此書稱克廣之益以 皇考聖謨
大訓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爲賢君○進
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于法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
行致顯聞于世足以爲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
必合中道爾能力學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而
其勉之○吏科右給事中孫璘密奏前日禮部所定八人
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 上曰此非專出
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部與聞銓注之
事彼既不誠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伺之既去乃言夫人

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僞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馭之得其道耳

五月　上諭講臣曰帝王之學貴切己實用講說之際凡一切浮泛無益之語勿用　上將謁孝陵錦衣衛請具法駕　上以　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不用

六月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按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洪武時置甘州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衛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戸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　文皇初

設羈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

勑遼東諸司，以朝鮮送至耕牛，分給屯田。先是，上徵廣屯田于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于朝鮮。至是，其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命戶部每一頭酬絹一匹、布四匹，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匹。〇命翰林院出題，更試會試下第舉人，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鐩等六十人以奏。上召見，皆賜冠帶，命于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于

我留人人

學已有根本但更當進步耳○命太子少師姚廣孝賑濟
蘇湖○○

相傳廣孝初爲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靖難姊嘆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室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附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言畢遂閉戶內不復見

大奇

七月山東郡縣野蠶成繭有司以綿絲進獻禮部請百官表賀不許○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會司府縣官聲其罪狀之悉焚著書

不付之火至今猶然

八月老撾送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其奏黎蒼父子弑君虐民大惡不道請興師弔伐情辭哀懇　上憐而納之賜居第有司月給其廪會其國故陪臣裴伯耆亦來告急自比于申包胥乞師興滅繼絕　上憫其忠命給衣食○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朕毎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勑諭寧夏總兵官都督何福等曰寧夏多屯所虜猝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于四五屯内擇一屯有水少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

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根莖皆聚于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事朕過計如此其攻取戰守之策在爾深思之

按近日近邊兼洛屯聚皆當遵此 聖諭則虜無所掠不能久駐此即堅壁清野之策也

周王畋於鈞州獲騶虞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楊榮作頌以獻既而四方奏甘露屢降嘉禾呈瑞野蠶成繭外國獻麒麟白雉白鹿白豕玄兔白象蠱犀之屬甚衆榮與解縉胡廣金幼孜梁潛等咸作歌頌以進

九月侍講學士王景侍 皇太子進講[illegible]

精通易象
上達之智

當宿守海
更於又行
外國后夫
益以上德
指詔允沒
其利貨從
於禁人物
於義不能
宗使夫人
乘遭困頓

爲說講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緣儒者之說違不含義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illegible]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　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然爻亦舉此說乎士奇曰　殿下此問最好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皇太子悅○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䘏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晋人猶能援人于危况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修

無可[illegible]者
八人太宗
[illegible]政解縉
與[illegible]外之
段

直如家庭
聚觀可想
則君相遇
之風

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
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
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
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
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圖
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
命婦其令即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妻入見 中宮訓飭
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鄭賜劾奏廣東儋州
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權以官

根濟軍士請逮問之、 上曰、邊糧所以蓄軍需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檢、 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敕之曰、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任、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七日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公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設天津衛于直沽。上以直沽海運舟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萬倉、以儲海運糧、別以小船轉運北京。

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爲器。上曰、數年兵革災、

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此石餘不可食。寒不可衣。奈何復
以此重累吾民。不聽。
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仍賜學士解縉及
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各二品金織衣一襲。與尚
書同。縉等入謝。言恩禮太過。 上曰。朕于卿等非私厚。代
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贊翊。不
在尚書下。故於賜賚必求其事功。何拘品級。自是凡有賜
賚縉等皆與尚書同。 上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
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因皆久于獄。而
初至朕前。久于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不敢

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即來白○解縉等進所纂録韻書賜名文獻大典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賜宴于禮部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部勑陳天平見之使者錯愕下拜感泣裴伯耆責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弑主篡位暴虐國人攻奪鄰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爲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如何可容已而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樞賫勑往諭俾具篡奪陳氏之實以聞○贈徐增壽世襲定國公錮曹國公李景隆景隆悖亂不法羣司連章劾奏其罪并及其弟增枝上初宥景隆死惟沒其田庄令杜門省愆因奸人造妖

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誅景隆下獄。景隆見上，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上折之曰：朝是祇來，若它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遂死于獄。谷王穗亦囚而獲罪。景隆疑其與谷王爲　高皇帝之第十八子也。

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時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赤不罕等衛，封其頭目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印及誥，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自後東瀕海，北至奴兒干北海，悉境皆來歸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奴兒干都司一，爲衛者三百八十四，爲千戶所者二十四，爲站爲地面者各七。

尹直曰：　文廟以女直種類歸附，分置建州、毛憐、海西等衛，各授酋長以都督等官，所以分其眾，俾不相統攝，以共[illegible]

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之上策也。

令各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頃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

按會典載洪武十三年詔陝西河南山西北平京等布政司及淮揚廬鳳等府民間田土許盡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又二十八年令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近尚書胡世寧亦查稽 太祖皇帝聖旨聽令北直隸各屯原撥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官民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此事觀之我 祖宗推恩厚下足民不務剝民富國深得王道藏富于民之意。

巡按山西御史張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軍衛實則虜不敢犯比軍人徒流罪者悉徙與州屯戍恐邊衛軍士闕易逃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

衛不足乞令隣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止從法科斷仍留
原衛戍守從之
乙酉 永樂三年
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命學士解縉等選新
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縉等選修撰
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
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
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楊勉
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
進學 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遂命

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近第宅居之、仍命解縉領其事　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以驗所學、每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之、校尉備騶從、人歆其榮○寧夏總兵何福盡心屯田、積穀最多、奏請更定屯田賞罰、爲經久之計、降勅奬諭之○國子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從之、

二月四川布政司、言舊制諸番以馬易茶、不許夾帶私物、但有司遵禁、又慮杜絕遠人、　上曰立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賜國子監雲南天全六番招討司

等處官民生高虎等五十人夏衣。

四月　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先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生民休戚人不言　朝廷何由悉知又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機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脞者爾等宜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違誤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詔命婦朝賀止于三品以上餘悉免著為令

五月　上以代寧泰晉永與高平平陽諸王過失日多恐

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之、

六月湖廣都司言楚府付鈐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開門、 上以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令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宜停革以副倚重之意、

七月賜韃靼酋長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爵賞賚有差、居之凉州、仍賜勅獎宋晟招懷之功、先是北虜日衆甘肅近邊、晟遣人諭以朝廷威德、其酋長平章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 上大喜命把都等爲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名吳允誠倫都兒灰爲後軍都督

僉事、賜姓名柴秉誠，其部屬保住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效誠，餘爲指揮千百戶鎮撫，復賜官帶襲衣文綺表裏白金鈔錠有差，命居凉州，仍給與允誠等牛羊犛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餘有差。其隨來軍民每戶牛六羊二十，家屬給衣鞋布鈔，令總兵宋晟加意撫恤。俟允誠等居處既定，選其中勇壯數百，參以官軍三倍，于塞外偵邏，非但耀威，亦以招徠未附。

按此即邊錯所謂降胡處凉甘以逸郡良騎而卒釀爲夫寇之亂

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周圍皆海，中有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歲亡賦役，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

臣愚以為黎性頑狠山水峻惡瘴毒最甚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黎人從化者多請仍詔賢祐至京並授以官俾往招諭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海內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

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召浙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湖州慈感寺潮音橋下水清澈有蚌常浮水面吐珠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忠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黑衣

精識行尺
盡乃余

自吳携一美女來見訴曰久居于此歲被鄱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爲鎮彼即懾伏不敢動公書一詩責之中有蚌傾心之句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抵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賤一郡女已久無賴賤大人手筆抵塞不肯捨請改判公張目叱之呼透退公因一唔曰是慈感拜珠之化也瞭于海神次日大風雨震死一蛟于終溪之北　文皇方有事保知及還朝問狀對曰此皆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臣何能焉　上悅其揚文貞請錄付史館　上恐事涉神而不允

丘濬撰夏忠靖公傳將永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原吉庫空虛無有蓄積一時賜賚功臣賞給王府大升親藩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而又招集天下流移生齒百人于京闕經略大典求幾進二十五驛車犬無安存之役又內營造戶留船舶以通西南諸番徵發營建北京宮殿則用之費以萬萬計皆仰給于戶部公計度無勞經營設措求當其之

加封信安伯張輔爲新城侯食祿千五百石以其女玉靖

難功大輔多從征功也

十月封宋晟爲西寧侯食祿一千一百石嘉其柔遠安邊之功也子琥尚安成公主瑛尚咸寧公主○忠誠伯兵部尚書茹瑺有罪下獄除名爲民坐不送趙王也○殺庶吉士章朴先是禁收方孝孺詩文敢有收藏者奸惡罪之時朴偶詿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借觀密以奏聞 上怒逮朴戮于市而復善官○禮部進冕服鹵簿儀仗圖并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 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損益固宜參攷 祖宗成憲不可擅更改命頒所司永爲儀式

殺駙馬都尉梅殷。詳見前註。

是歲安南胡查遣使臣阮景眞等隨御史李琦等入朝。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

北京刑部尚書雒僉言事得罪。上以其奏示羣臣。于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僉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十餘事。伏誅。○降禮部尚書李至剛儀制郎中。以刑部尚書鄭賜代之。擢眞定知府呂震爲刑書。

丙戌 永樂四年。

正月河南尹冠竊發。 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可鑒也。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

遣使賫璽書褒諭日本國王源道义先是對馬岐臺等島海寇刼掠居民勑道义捕之道义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上嘉其忠勤故有是命仍賜道义白金千兩織金彩段二百匹綺繡衣六十件綺繡帳褥枕席銀盤器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 上親製文賜之○韃靼頭目滿束兒灰灰等率衆來朝授以官仍賜各姓名以滿束兒灰灰為都指揮同知賜姓名柴志誠阿兒刺台為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汝誠餘皆授以指揮千百戶等職並賜冠帶誥勑及衣服鈔幣有差俾居凉州莊浪寧夏三衛○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于聽納葢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討議自今凡有事當商畧者皆于晚朝來庶得盡委曲○詔建孝陵碑伐石龍潭山得石龜長尺許其文玄蒼儒臣楊士竒等撰詩賦以進

二月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上以太祖親製嘉禾詩勒石裝演成軸賜諸王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侍讀祭酒司業○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王逵洗馬楊溥爲考試官取朱縉等二百二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林環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差○上
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
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上問文淵閣
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多闕上曰
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于朝廷可闕乎遂命禮部
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購求○命哈脫脫襲封忠順
王

按元肅王勿納失里主哈密安克帖木兒者乃納失里
之弟上登極遣使來朝貢馬因封為忠順王尋為鬼
力赤毒死無嗣其兄子脫脫幼俘入中國至
是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玉帶遣使送還國

命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送安南國王孫陳

天平還國，纂賊黎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引兵還。先是安
南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上表冒姓名為
胡一元，子易名查，詐稱陳氏絕嗣，查為甥，求權署國事。
上從其請。踰年，天平由雲南老撾走至京師，愬其實。上
遣人責之，季犛卑辭表請還國。上未知詐，遣中等以兵
五千護送天平還。時大理卿薛嵓謫廣西，中舉以輔行。既
入安南境，至丘溫，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以廩餼迎候，及
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百拜舞踴躍。中遣騎前
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壺漿相屬于路。中以為實然，
遂還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

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大呼刼天平遠近相應鼓譟動山谷寇且十餘萬衆中等亟整兵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天平與岦皆死中等不得已引兵還事聞上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蕞尓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用○勑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曰比遣都督黄中等送安南王孫陳天平還國中等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興師南伐勑四川等都司選卒七萬幷勑蜀王于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聽爾調遣大軍合用糧儲須預爲會計規畫輸運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

其有悔之心也

五月遣忽都帖木兒荅剌罕賚勑諭鬼力赤部下阿魯台賜以織金文綺二端○齊王榑之國 上面諭曰毋忘患難榑至國漸驕縱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爲詛祝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苑囿築墻垣繼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珙曾名孫等上變告榑匿人滅口 上賜書索珙及諭榑改過是時周王橚上書悔罪上以橚書示榑榑來朝面謝廷臣劾榑罪請論如法榑厲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曹當盡斬此輩 上聞之益怒留榑京邸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直等罷遣罪斥齊府諸僚盡出王繫囚及諸不法器械舉臣又以教授葉

垣等不正救請罪之。上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然朕

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囹圄寵以爵祿恩禮渥洽誠心溫詞

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奈王何況垣等皆先自歸發其事

可勿論樽留京亦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奪爵

為庶人安置廬州。

六月回回結思牙進玉碗。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

雲南西南夷大古剌小古剌等部落皆來朝貢詔置宣撫

使司二長官司五以統之先是中官楊瑄與雲南千戶孟

景賢賫詔往撫諭諸夷至大小古剌及其鄰境諸番曰底

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家塔等處皆遣使隨瑄

等人朝貢方物且言古剌等部皆在西南極邊自昔不通中國今天朝遣官宣布恩命人民皆願内屬乞設官統理仍招諭旁近未附之民從之于是以大古剌酋撒的麻浪底馬撒西臘冏怕並爲宣撫使餘皆授長官司長官遣官賫誥印敕符往賜之

按二宣慰五長官今一統志官制皆不載豈非以其荒遐之故後終不能通也歟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召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謂之曰安南黎賊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命汝等將兵討之汝等由廣西入西平侯由雲南入度用師幾何能等對曰臣聞仁不可爲衆也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恭揚天威當

一鼓擒滅師之多寡惟 上所命 上壯之

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爲右參將命兵部尚書劉儁參賛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督軍餉選神機游擊橫海鷹揚驍騎等五將軍選都督都指揮等官充之共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發命沐晟率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日縣入朱能等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令彼此犄角聲勢相聞協力成功㊃

上以侍講學士武周文老賜勅致仕乃諭胡廣等朕守藩

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蓋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惟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効不小

閏七月詔建北京宮殿○平江伯陳瑄兼江淮河衛轉運使

八月 上以甘肅寧夏山西皆近邊可畜馬勅守將宋晟何福吳高等相擇牧地計議以聞

九月己巳甘露降 孝陵松栢醴泉出神樂觀命中使取獻宗廟分賜廷臣○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

事、次及救荒邮民言詞率直無所忌諱、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陝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之法、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廢之○設陝西甘肅苑馬寺、

十月朱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憑祥度坡壘關入安南境前哨破隘留及雞陵二關賊皆敗走輔等進度芹站至昌江市橋造浮橋濟師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僞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多邊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餘

萬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樁。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樁內諸江海口。每下樁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于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洲駐市江口。造船圖進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于龍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庾嶺。 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辦斷事。第慮氣候非其所習耳。訃聞。 上震悼。輟朝五日。柩還。 上親爲文祭之。極其悲愴。追封東平郡王。謚武烈。能狀貌魁偉。身長八尺。驍捷有膂力。每遇勁敵。大呼馳鬭。以一當百。敵皆辟易。出謀制勝。靡有遺策。爲將。善撫士卒。歿之日。將校皆流涕。○朱

能旣卒即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進討安南○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

按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獨便于轉漕實令軍士習于海道以防倭寇不虞自會通河成而海運頓廢驛王近日倭寇海嘯遂縱横千邊海而浙江寧紹諸郡直隸蘇松・嘗歲被荼毒至于墻夷郭毀倉庫殘海衛所官軍脆怯莫之敢攖使海運之行海道有備當不至此故丘文莊於大學衍義補議欲復海運蓋為此也

西城亦力把力國入貢即古龜茲國在肅州西北三千七百里

十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賊西都亦潰先是驃騎將軍都督僉事朱榮敗賊衆于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洮江北

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于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勢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成功名在此舉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皆踴躍用命議遣兵夜襲其城以燃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銜枚舁攻具過重濠至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揚等皆登以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炬齊明銅角競响城下將士俱奮勇繼登賊倉皇失措矢石不能發皆走散我軍遂入城賊將又于城內列陣接戰驅象當前輔將軍宋

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衆皆股栗又皆銃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衆官軍長驅而進殺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者不可勝計西都賊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皆詣軍門降○徵天下道士至京師朝天宮神樂觀洞神宮修舉金籙齋法薦 皇考皇妣車駕幸齋壇七日而畢○既寧王允熥暴卒邸中忽火起驚仆地卒時年十六謚曰哀簡

丁亥 永樂五年

正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爲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先是縉與

丘福等所議易儲事頗洩于外漢王高煦恚緝言於上

曰潛邸舊臣無洩者惟解縉洩之 上怒遂出縉廣西尋

復改交趾左中允尹昌隆亦改禮部主事後縉與昌隆皆

坐事死○張輔調兵襲破交南桐江寨及萬劫江普賴山

等處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黎賊于木丸江斬首萬餘

級溺死者不可勝計郡邑相繼來降○直隸及浙江諸郡

軍民子披剃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

上怒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

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

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啓建法壇薦祀 皇

入金在隊以示訓戒皆之與及米位遣中日後顯現之五數乃生

考　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雀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徧于城都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自是後　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按番僧多善幻術此所謂慶雲天花白象青獅之類無亦其幻也與

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衍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兩彩幣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

皿鞍馬、賜儀仗輿郡王同、其徒李羅等、皆封爲大國師、並賜印誥金幣等物、宴之于華蓋殿。○張輔沐晟等、追賊至富良江、賊悉衆拒戰、舟聯亘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划船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躬督將士力戰、都督柳升等繼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乘風過黃江、直抵悶海口、獲賊舟無算、黎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去。僞吏部尚書范覲、大理卿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督木工部尚書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于江、蓋山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遣禮部郎中王羽致祭、建祠碑、命翰林製碑文。

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御名瞻基時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待詔鄒緝鄭禮等侍講讀上諭之曰人於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識廣也它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詞爲能也廣孝等頓首受命尋復召前禮部郎中李繼鼎說書不置僚屬○張輔等奏言前蒙　聖諭安南平定訪求陳氏子孫俾繼王爵今其國中耆老咸詣臣敷陳情悃謂當黎賊篡逆之時搜求陳氏子孫誅夷已盡莫可繼承又謂安南

本古中國之地、其後淪沒、化爲異類、今幸 聖朝掃除殘賊、再睹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洗滌夷習、臣伏計黎賊父子、旦夕就誅、郡邑既平之後、宜有所統、陳氏已絶、無可訪求、必令開設都布按三司、統率郡縣、撫輯兵民、奏上、羣臣亦以爲請、 上曰、俟黎賊父子悉擒而後處置、

五月甲子、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蒼澄等、安南平、先是張輔等督兵追賊至海門、涇淺久晴、水涸、賊舟遁去、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師濟、衆大喜曰、天贊王師滅賊也、及輔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亦至、前哨都督柳升敗

賊獲船三百餘艘賊逝輔等乘勝追之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升前哨復與賊遇賊再敗黨與皆散走生擒季犛及其子澄于海口山中復于永盎海口高望山獲偽大虞國王黎蒼偽太子黎芮并賊將偽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餘衆悉降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十二萬

六月置交趾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為副兼掌布政司事以前工部侍郎張宗顯為左布政司餘皆選人以充置交趾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乂安順化升華共十七

府宣化嘉興歸化廣威濱州共五州以統諸州縣置十衛二千戶所官軍以守之○上諭都察院曰去年曾命李進等前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比聞進詐傳詔旨大為民害所在官司都不奏來即遣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干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寘重法若都布政司有干涉者幷鞫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勅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

七月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卒○兵部侍郎累麟卒

麟陝西高陵人性嚴刻以城守功擢兵部侍郎麟爲御史時以非罪[illegible]一[illegible]長及麟見[illegible]已而麟足趾腐盡乃死

宸按晉者任千[illegible]

眞都可畏

乙卯　皇后徐氏崩，諡曰仁孝皇后。

后疾劇，上臨問，對曰：今至此，命也。但身叨　上恩，位中宮，不得終事，尤望求耳。又曰：天下雖定，兵甲不用，然生民未大休息，惟　上矜念之。　上復問有何言，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弃之，不以小才而比之。于孫成之以學，宗室親之以恩，妾不能報　上恩矣。願無驕畜外家。　上泣，后亦泣曰：人生死有定，惟　上割恩自愛，勿以妾故傷聖心。遺令　太子身沒之日，喪祭務從簡省，毋妨臣民。后崩，上哭之慟，羣臣奉慰。上曰：皇后仁明賢淑，漢馬氏、唐長孫之倫也。雖處宮中，其念常在仁民。繼今朕入宮，不復聞直言矣。后，中山王達女也。博通載籍，每覽古人言行之善者，即思曰：古人書之明聞，欲後人仿而行之。洪武九年正月，冊為燕王妃，恭勤婦道，高后深愛重。高后崩，哀毀動左右，執喪三年，蔬食如常。上靖難，太子守國，事多禀命。上入正大統，后正位中宮，愈益祇勤，每以親親、仁民、養賢諸論為言，上悉嘉納。嘗命婦入見，賜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衣服飲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

加形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惜
朋友之言、猶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旦
夕侍 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
皇上所與共圖理道者、今與翰林之臣數輩諸命
亦不布以翼贊于內乎、前妣妾聯歸家安、國家安、聯
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甚難女憲、女誡書、採其要
纂作內訓二十篇、常存心內典、復取道釋迦言善行
類編之、名勸善書、卒時年四十六、 太子及漢王趙王
旨 后
出
以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爲交趾左參政、
八月勅營建北京官、節量人力、俾無忿怨、
九月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賚露布檻送黎季犛、黎
蒼等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群臣、偕兵部侍
郎方賓讀露布畢、鈦圭其國僭號紀元等語、 上使問季

犛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等、命有司給衣食、

十月以交阯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賜勅慰勉、 上復親製詩餞之、○初設屯田僉事、

十一月永樂大典書成、先是 上命翰林臣解縉等採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縉等受命輯成、上之、賜名文獻大成、既而 上覽其書、尚多未備、復命重修、以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箎及縉總兵事、以學士王景、王達、祭酒胡儼、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爲

總裁侍講鄒緝等二十人副之簡中外官及四方耆老儒士文學者充纂修及繕寫之士三千人凡四歷寒暑 至是始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更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文此書後竟以卷目大繁不及刊布而廢○設四夷館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出身置館于長安右門之外處之分爲八館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以 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教于家○令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

六科建文

以善撫下

平生所爲
滋矣

十二月戶部都給事中胡濙承命搜訪異人張三丰垂十年始還○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文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宮令燬之○以太祖高皇帝戒飭功臣鐵榜及勑商須賜武臣○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上曰：輝祖與齊太黃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令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

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宮、○撒馬兒罕同
哈里遣人送給事中傅安郭驥還、
戊子永樂六年
正月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斂
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朕敎
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斂福所言良合
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二月定巡狩禮
三月福建監察御史奏以柏生花爲瑞、上賜勅責之既
而蘇州揚州二府、復言榆花爲瑞、上曰近蘇松諸郡、水

澇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棉花爲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棉花，小人之務諛悅者可惡。仍降璽書切責之。○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剃髮爲僧者，幷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臣按曰：好人避罪，多削髮爲僧，及使民不力田，亦削髮爲僧。故凡僧道盛者，王政之衰也。成祖深鑒其弊，幷子弟擅剃髮爲僧者，俱發北京種田，則不惟邊方亦周，而貧民亦得所也。

交趾總兵張輔、沐晟等班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東西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有二。

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為英國公，西平侯沐晟為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豐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子孫世襲。親捦黎季犛軍人為首者，王柴胡超陞指揮使，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上從之。于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

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此忠臣謀國之言也。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此祖宗勸賞功良法也。至正

靖難王驍騎征之功封賞累職至萬餘人天順中有一衛官至二千餘人者矣成化中天下軍職至八萬餘人正德中逆瑾十萬矣使累朝賞功皆若是則祖宗良法夫豈至此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韃靼太師阿魯台迎立本雅失里、建文末、虜主坤帖木兒被弑、鬼力赤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阿魯台統有其部落、至是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為其下所殺、元刺三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自相仇殺、乃來朝貢、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聞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

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爾侍郎方廣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

八月。戶部言舊定屯田賞罰例。已刊著紅牌。奏 聖諭以田工新開墾。所收不能及數。期三年後依紅牌例考較。今已及期。當舉行之。 上曰。屯田固重務。若徵收固重。人不能堪。仍從輕例。○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平交阯亂寇簡定。

按定陳氏故官。先是已歸附。將遣赴京師。復逃回與化州偽官鄧悉阮晏等聚衆謀作亂。悉等推定爲王。僭號紀元。與交州叛賊餘黨多應之。其勢日盛。官軍屢出無功。奏請益兵。遂命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

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將祭焉

干闐人貢其國在肅州西南六千三百里○渤泥國王率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尋卒命其子遐旺遣內官及行人送還國○滿剌加入貢詔封其王西利八兒速剌為滿剌加國王其前未嘗通中國

臣謹曰三代盛時其聲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即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有君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蓋自今日

是時諸番入貢者復有西洋古里國蘇門荅剌國榜葛剌國呂宋國合貓里國謨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母恩國古里班卒國苷抱里國麻林國各遣使來朝貢方物

是皆前代未嘗通中國、今皆梯山航海而至、嗚呼盛矣、

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永樂中入貢諸番、又有暹羅國、彭亨國、鄭骨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撥麻國、柯枝國、麻林國、忽魯謨斯國、治納樸兒國、加異勒國、溜山國、阿哇國、南巫里國、急蘭丹國、奇剌泥國、夏剌比國、窟察泥國、烏沙剌踢國、阿丹國、魯密國、彭加那國、捨剌齊國、八可意國、坎巴夷替國、左法兒國、黑葛達國、八答黑商國、日落國、凡三十餘國、皆西洋國也、

十月　上將巡幸北京、詔曰、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祗率彝典、統馭之初、已陞順天府爲北京、今海內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於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朕所經之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于境內朝見、非經過之處、毋得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皆已有備、不煩于

民訴司毋得有所進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侍講楊榮
速丁艱丧乞歸守制以將巡幸北京不許
十一月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黄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
等兼輔導　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
孝友英明寛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
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
以事輙能裁决得中斯實宗社之幸上天錫慶篤生異質
以福祐天下卿等共悉心輔導
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阯賊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績兵部
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阯布政司參政劉昱等皆死

將是任外輔以総兵力辭

詳外

之。于是賊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爲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爲副帥。帥師二十萬往征之。○山西靈丘縣民李天秀妻朱氏一產三男